

# 橘 河

文苑



责编/范亚湘  
美编/吴志立  
校对/肖应林

## 撑起一片清新的天空 (组诗)

张美艳

### 茶园诗意

异木棉积攒了整个冬天的爱  
迎合着每一阵籁籁的风雨声  
开始放纵起来  
噼里啪啦地裂开缝隙  
洁白棉絮飘扬  
落地的瞬间  
听到了天使般的呼唤  
传播着茶园的茶香诗意

粉红色的木棉花不甘示弱  
风铃木花、紫荆花、野山茶  
茶树抽芽，春藤曼曼舞  
动物们撩拨植物  
小鸟恣意地亲吻熟透了的枇杷  
蜘蛛在茶行里编织温柔的情网  
蝴蝶、蜻蜓、多彩虫、蜗牛  
在满心欢喜地寻找猎物

采茶人站在的绿色海洋里  
人影移动，兰花指影翻飞  
曾拂过露珠的脸盘  
抚开茶树花枝，草藤缠绕  
嫩叶有了密密麻麻的虫眼  
似在述说着绿色的乡村故事  
诗意的茶园  
走在春的时间里  
茶的芳华  
住在一首诗里

### 茶园芳香

热情的春天应邀而来  
茶园弥漫着  
青草般芳香的气息  
茶园的镜头抹去  
四季的光影和云采的印记  
描绘春的彩色、画卷  
风卷蔓藤、茶疏浅香  
春色撩人，春水如潮  
万物竞生，百花齐放  
世间一点点渗透到茶根、茶叶  
也喂养了土里的蚯蚓  
风成了茶园的播放器  
蚰蚣、蜜蜂、蚂蚁  
在碧绿的茶叶间唱着动人的歌  
春风撩拨着多情的嫩芽  
在指挥着人们用五指掐尖  
也传播着人们的窃窃私语  
每片叶子用心聆听着  
采茶人的愿望  
把他们美好的意愿  
化作杯杯茶香

### 茶园春雨

春雨贵如油  
一场春雨把茶叶滋润  
希望的萌芽  
在布谷鸟的呼唤声中  
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  
欣赏春天的景象  
大地张开胸怀  
撼动树根  
催促满地的养分  
与茶叶融为一体  
托举起梦想的茶叶  
撑起一片清新的天空

### 茶园春景

杉树林旁的山岗  
俯瞰或平视茶园全景  
叶子上的露珠会引来  
不知名的小动物谈情说爱  
幸福花、紫荆花、风铃和木棉花  
把茶园装扮得五颜六色  
野鸡、小鸟在茶树下做窝安家  
满坡野草与野花、小树在山风、江风中鼓掌  
都快十年了，在这片土地  
留下我的汗水、我的真情  
茶山缀满绿枝  
掩映着我一路走来的历程  
半坡摇曳的石茶花、乌柏嫩叶  
在风雨里浅吟低唱  
茶园的坡坎坎  
似魔术师指叶为金的道具  
蜕变成一杯杯佳茗

即便并未有意彰显，也不刻意掩藏，某人的心境，也是很容易被旁人从其微信朋友圈“读”出来的。这应了那句“在朋友圈可识人”的话。

大抵最近发朋友圈不经意露出某种端倪，每每出门遇友，打招呼寒暄并无异常，但我分明觉得好朋友们关怀的意味格外多了些。外地友人也是，Q君一个劲怂恿我尝试养花，说鲜花有清空内心芜杂和消弭块垒的治愈功效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就下单订购一些花送我。

极力推却未果，也就不好执意拂其善意。收到快递一看，三支百合、七支紫罗兰，外加一束康乃馨，满满一纸箱。然后按照指引，剪枝、去叶、醒花、配液、入瓶，我一顿操作下来，嘿，有模有样，倒也不错。

鲜花快递途中，不知咋地折断两支。Q君嘱我拍了照片发去，说可以投诉，让卖家或补寄，或退些许货款。我说算了吧，碍不了啥事，不用太过麻烦。花枝断去一截，变短些而已，照样可以插于花瓶，并不影响花朵开放，依旧吐露芳香。

我插花入瓶，拍照发过去，还特意选那折了半截的两支花枝露镜的角度拍摄。同时没忘补上一句话：花枝高矮不一，花朵疏密有致，更具层次感，短枝条的花朵在“留白”处呈现，反而更抢眼。很多时候，缺陷也是一种美的样式。

朋友笑了笑，说没事的，跟店家做不少生意，享有VIP待遇，对方蛮讲诚信的。果然，转发照片没一会儿，其与店家沟通的聊天记录和退回部分货款的截图就又发给了我。我回过去一个微笑表情包，跟着给了一溜大拇指点赞，佩服卖花人开店虽为求财，却怀有花一样心境，真是心中有花开，处处是明媚。

花瓶摆放餐桌之上，一大堆随意放置桌上的杂七杂八物件，平日见惯不怪，一与鲜花混搭，立马显得格格不入，有碍观感。忍不住就拿走了它们，另寻他处安置。有几样久未用到又没舍得丢掉的，料想继续留着也未必有用，干脆清理出去。忙活一番，还真别说，目之所见愈发雅致，犹如卸下压在心头的不堪和撇清脚下凌乱的一地鸡毛，心情似乎随之好了不少。

汪曾祺《慢煮生活》里说：“我以为，最美的日子，当是晨起侍花，闲来煮茶，阳光下打盹，细雨中漫步，夜灯下读书……自是余味无穷，万般惬意。”

于我言，煮茶、打盹、漫步和读书都一一有了，只是侍花的时光太少太少。这也正常，我咋能与汪师看齐？——尽管古往今来提倡见贤思齐。

想是这样地想，但到了手里的花，总不忍心辜负——不辜负朋友一片真情，亦不辜负一季春光托付。为侍弄这瓶花，我将餐厅落地窗常年虚掩的窗帘拉开，任一窗之外柔和亮丽的春光，透过明净的玻璃倾泻进来。“鱼儿离不开水，花儿离不开阳。”这是读小学时放开喉咙唱过的歌儿就有的词。

一瓶插花，令掩上的窗帘拉开，令闭合的落地窗开启，引蜂蝶入室，引春光入室，任由春的气息氤氲心扉，任春风的蓬勃张力纾解郁结。

在凝视这些花于暗夜白昼交替收放花瓣，呼吸充盈满屋的幽香中，不紧不慢过着日子。尽管反复截短花枝，按期不停换水和往花瓶里添加保鲜剂，花的香气还是一天天淡去，花色也渐渐少了鲜艳。伴随气温缓缓爬升，花瓣一片片跌落餐桌上，一如落英，花儿谢去的态势尽显。我只是关闭玻璃推窗，不想重新拉上窗帘。

百合、紫罗兰、康乃馨，还有玫瑰花，甚至国色天香的牡丹，一应的草本花，越是开得灿烂，看上去色彩斑斓、鲜艳夺目，无一不是花期短暂，一岁一枯荣。晋时陶渊明偏爱的菊，宋时周敦颐钟爱的荷，谓之不凡，不同之处也唯在于，其被赋予别样的精神象征，仍能定格在与陶渊明和周敦颐有同好的人心里，但照样改变不了植株或枯或残的结局。另其其貌不扬的，不以颜值见长存世的植株，生命周期则以十年、数十年乃至千百年计。世界就是这样奇妙，万物公平，人之生命和声名，未尝不一如此，这算是自然界给人一种暗示吧。



## 人间烟火里的苏轼

邱清平

提起苏轼，你或许会想起“大江东去”的豪迈，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旷达，“诗酒趁年华”的爽朗，以及“不思量、自难忘”的深情……可恰恰是这些千古名句的盛名，反倒让我们对他的认知陷入了标签化、符号化的困境。苏启平先生所著《苏轼和他的亲人们》，以苏轼亲友为脉络，层层铺展，为我们照见了一个真实可感的东坡，一个拥有完整人格、有血有肉的灵魂。

“忠言谏论，立朝大节，一时廷臣，无出其右；雄视百代，自作一家，浑涵光芒，至是而大成。”这是苏轼去世七十余年后，宋孝宗对他的盛赞。这份赞誉，既是朝廷对苏轼一生的最高肯定，更是苏氏族人的无上荣光。

为人为文皆称“人间第一流”，这样的苏轼，究竟诞生于怎样的家庭？有人曾言：“家风是根，知己是光，亲情是岸，成就了千古东坡。”此言不虚。苏轼的祖辈父辈皆非寻常之人，对苏轼的影响尤为深远。苏轼“非己之物，勿动其心”的操守，便源自长辈的谆谆教诲。

苏轼的强大，源于他被亲友用心爱过，也源于他始终真诚地爱着身边每一个人。苏轼有一位患难与共的手足知己——弟弟苏辙。兄弟二人情谊深厚，曾有“夜雨对床”的温情期许，有唱和诗词的相知之乐，更有官场浮沉中相互扶持、共渡难关的默契。苏轼不仅是可靠的丈夫，更是一位优秀的父亲，用心养育三个儿子，而三个孩子也皆有才华。

与朋友交往，苏轼始终真诚善良、风趣幽默。他与蒋之奇、钱颙、王钦臣并称为“元祐四友”，深得欧阳修的器重，更与欧阳修之子结为亲家，两家情谊绵延不绝。他与范镇家族四代交好四十余年，无论时局变迁、境遇顺逆，这份情谊从未有过半分疏离。他与黄庭坚更是几辈人的交情，是名副其实的世交。

苏轼的宽厚、仁爱与慈悲，更深深影响着身边的亲族友人。1095年，苏轼被贬惠州期间，见村中一座小桥年久失修、损毁严重，影响百姓出行，便决心重修。因资金不足，他毅然捐出皇帝赏赐的一条犀带，还写信向远在筠州的弟弟苏辙求助。弟媳史氏得知后，也主动捐出宫中赏赐的物品与黄金，全力支持苏轼的义举。“乌台诗案”后，苏轼被押出湖州城时，身边不少友人唯恐避之不及，而侄女婿王适、王遒却挺身而出，一路追随护送他至城郊，不离不弃。

“人间最稳的靠山，从来不是官位与声名，而是不离不弃的亲友。”苏轼正是拥有这样的“靠山”，才能在宦海浮沉中活得坦荡、过得充实，始终保持着内心的澄澈与豁达。

《苏轼和他的亲人们》一方面深深

敬佩苏轼的人格魅力，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动于苏轼的隔代知音——作者为了撰写此书，查阅参考书目近百本、参考文章五十余篇，引用苏轼及亲友诗文百余首，这份严谨与执着，令人动容。

《苏轼和他的亲人们》史料丰厚详实，解读精深细致。本书语言简洁质朴，层次结构清晰，也是人们深入了解苏轼的理想读本。如何读书做学问，如何做人做事，如何经营爱情与婚姻，每人都可从中找到答案。

借由《苏轼和他的亲人们》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人、一位正直的官员，还看到了一个家族的传奇。这个家族，以耕读传家、以诗书传家、以忠厚传家、以道德传家，其家风家教，值得我们深入研读。

一个人的历史，往往是一个朝代的缩影。透过《苏轼和他的亲人们》，我们还能窥见中古社会的风貌：彼时经济富庶、文教昌盛，士大夫意气风发；但同时，冗官冗兵的积弊深重，新旧党争不断，边患不绝，王朝正由盛转衰。王安石变法之后，民生凋敝、百姓困苦，再加上连年天灾，流民遍野，这些历史细节，也能为历史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。

“来生愿嫁苏东坡”，苏轼是无数人们心中的“男神”，《苏轼和他的亲人们》让这位“男神”回归人间烟火。在平凡的生活里，他被亲情温暖，被友情照亮，认真爱人，用心生活。

杨杉 供图

白居易曾说：逢春不游乐，但恐是痴人。是的，春天，就该去踏青、游乐，至于是上春山、下春江，还是吹春风、试春盘，均可。上春山，春山有生气。满目翠绿、明黄、桃红，杂沓掩映，使人心思澄明。蚂蚁在上树，叶子在吸水，几只鸟儿在啼叫，天上的流云，扶风欲行。

## 春天就当游乐

刘新昌

下春江，江水有柔情。潺潺缓缓、叮叮咚咚、哗哗啦啦，听上去总有美感。鱼儿在游动，水草在吐绿，一树桃花蘸水开，几艘乌篷船，顺江而下。

吹春风，风中有暖意。身佩兰草，手捧芍药，三五行人，一派春风上眉梢。花是春色、树是春色、茶是春色、酒是春色，目光所及处，万里芬芳。

试春盘，盘里有江山。荠菜、春韭、螺蛳、河蚌、鲜笋、腌肉……二三好友，浩浩春风里，围一桌美食，或对饮，或小酌，山川风物，尽收眼底。

春暖花开时，俗世烟火里，春天，在脚下延展，春色，在眼前铺开。

惊蛰一过，地气便活了。然而比草木更先知晓节气变换的，似乎是幼年时我的味蕾。记忆里，那韵味最勾魂的念想，总在这春末时节悄然端上饭桌。当满院暮色与饭菜的热气相融，外婆便会从厨房的余温中走出来，手里端着那只陈旧的青花大盆，里面乌光锃亮，堆成小山似的，正是当季的螺蛳。

霎时间，家长里短的闲谈停了，晚风也仿佛静了，只听得见木筷与瓷盆相触的轻响，空气里、唇齿间，都交织着紫苏和薄荷的清香。当螺肉本身从那深幽的壳里被“嘣”地一声吮出时，带着河泥气的腥甜与极为扎实的鲜彻底占据了味觉。那饭桌上此起彼伏、小心翼翼的“簌簌”吮吸声，成了春夜最绵长的背景音。

而这深入骨髓的鲜美，是外婆从季节的缝隙与耐心的文火里，一点点“煨”出来的。

春夏之交，正是螺最肥腴的时节，外婆的“工坊”就在老屋的灶台间悄然开张了。

约莫清明过后，童年时的我一回到老家，进门便看见冒着烟的灶台上边摆着大木盆，里面是几斤青褐色的田螺，在滴了菜油的水里，正吐着细密的泡泡，像一池微缩的泉眼。等田螺们吐完沙，真正的功夫这才开始。

春夜里四下寂寂，昏暗灯光中，外婆搬张小板凳坐下，膝上铺开旧布，将螺壳凑到眼前挑出螺肉去肠肚。只见她左手拇指与食指稳稳捏住螺身，右手钩针探入螺口，精巧地一挑、一旋、一扯，一团完整的、颤巍巍的深褐色螺肉便脱壳而出。接着马上用针尖利落地将尾部的肠肚与头部的硬壳“盖子”剔分开，只留下中间那段最精华的、象牙白的肉身。外婆动作快而准，我和姐姐在一旁看着，像在看一种沉默的魔法。这环节我们姐妹俩帮不上忙，但也在膝盖上模仿着外婆挑、旋、扯的动作，指尖仿佛也沾上了那股子韧劲。

## 外婆的 螺

黄倩怡

等到粗瓷碗里挑好的螺肉渐渐堆成一座座白的小山，外婆便从橱柜摸出一把铁剪，“咔嚓”一铰，挨个给螺壳剪去尾尖，让首尾通上气。空壳洗净沥干之后，就轮到我和姐姐参与这最热闹的步骤了——填料。外婆把紫苏、姜末、蒜蓉、剁得极碎的鲜辣椒同螺肉拌匀，加盐和酱油腌渍，最具湖南浏阳特色的莫过于再加上薄荷提香。我和姐姐再将那一小撮一小撮喷香的混合物，塞回它们原先的“家”——黑亮的螺壳之中。

这看似简单却也极需耐心，塞多了堵住孔隙，塞少了又嫌空落。我们比赛谁塞得又快又满，指尖很快变得油亮喷香。当蒸汽开始在灶上的大锅里氤氲，螺蛳这道大菜即将大功告成，外婆看着那白色的雾气，忽然缓缓地说：“你们以后啊，做事也不要怕麻烦。只要肯耐着性子学门技术，无论做什么，走到哪儿，都有一口饭吃，都能活得有滋味。”

外婆的话深深地埋进我的记忆里。我再次想起记忆里的春天时，已经到了而立之年。老屋已经被拆迁，不复存在，外婆也年逾古稀，不再能操持饭菜，甚至已经几乎丧失听力。

家庭聚餐时，在饭店包厢里，觥筹交错之间，人们的话题像飞旋的蝶，精准落在收入、婚姻、房价、晋升这些话语构建的成人世界秩序里。经历事业滑铁卢、感情不顺的我，逐渐不再像童年那样期待老家的聚餐了，酒杯碰撞间似乎都是我的梦想破碎的声音。

一片喧嚣的嘈杂背景音里，外婆异常安静，她听不到那些飞速流动的对话。偶然席间有人大声跟她说话，她吃力地听着，点头，像是回到了孩子般的天真。就在这一刻，我又想起来外婆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，告诉我耐着性子，生活走到哪，都能过得有滋有味。

原来外婆教我的，不只是那盘螺蛳的手艺，更是一种——即便生活只剩空壳，也要耐着性子，亲手为她填满滋味的智慧。

